

长篇小说选刊

21世纪
新经典文库

风 声

麦家——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风 声

麦家 / 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声 / 麦家著. — 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7.6

(21世纪新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455-2723-0

I. ①风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0476 号

风声

出品人 杨政
著者 麦家
责任编辑 陈文龙 欧阳秀娟
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
电脑制作 九章文化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 145mm×210mm 1/32
印 张 11.25
字 数 242千
定 价 36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2723-0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浩荡的民族新史诗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何建明

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和时代的联系时说：“‘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。’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。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、民族、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。改革开放近40年来，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，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，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，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，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。”

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，这是当代中国人对文艺工作者的期待，也是作家、艺术家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内在追求。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与其他文学体裁，长篇小说是最接近于“史诗”的一种文体，长篇小说巨大的体量和包容量为创造新史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在中外文学史上，无论是《战争与和平》《悲惨世界》，还是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，这些经典作品都以其对人类生活及其命运丰富性、复杂性、深刻性的揭示与探索，在文明的星空中闪烁着璀璨而永恒的光芒。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，我国的长篇小说汲取国外文学的经验，又继承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脉，在文学领域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

置。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萧红等新文学作家描绘现代中国人的经验、情感及其变迁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。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以来，新兴的“人民文学”在解放区得到了实践，并在建国初的“十七年”中进一步发展，赵树理、柳青、丁玲、周立波等作家的长篇小说描绘当代中国人的实践与变革，记录下了时代前进的步伐。新时期以来，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文艺思潮的风起云涌，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丰富和多样化，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。

新世纪以来，长篇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成果更加丰硕的时期。其创作数量远超以往，现在每年都有五千部左右的长篇小说问世（这还不包括网络小说），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作家的创作活力。长篇小说的类型更加丰富，在严肃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之外，还有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与网络小说，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。长篇小说的传播范围更广，不仅在国内流传，而且跨出国界，在海外赢得了读者。当然伴随着长篇小说创作数量的增多，也出现了质量良莠不齐、注重娱乐效果等现象，但无论如何，作为当前文学界最为人瞩目的文体，长篇小说无疑负载了更重要的使命。

《长篇小说选刊》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大型文学刊物，在每年发表和出版的大量长篇小说中，披沙拣金，记录和见证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潮流和出版态势。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资料库，一部流动的文学史。这些精选的优秀之作，不仅经受了读者与文学的检验，也经历了时间的检验，其中不少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国内外奖项，已成为时代经典和值得我们反复品读的民族新史诗。

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，我们从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的作品中精心选择了 100 部影响力深远的长篇小说，辑成“21 世纪新经典文库”，以展示中国文学创作成果，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。我们期望这一文库可以成为检阅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成绩的一种形式，更好地激励当代作家潜心创作，勇攀高峰，努力创造“中华民族新史诗”。

风声浩大

徐则臣

朋友前日出差，带一本第10期的《人民文学》，一路看下去，抬头时世界变了，已到上海。然后朋友在上海火车站的广场上拨我电话，大叫：风声浩大，过瘾。他看的是麦家的长篇小说《风声》。此小说首发《人民文学》，也是《人民文学》创刊以来完整发表的首部长篇小说。

关于《人民文学》开始发表长篇小说，一时间成为坊间的大新闻。创刊半个世纪了，《人民文学》一直致力于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和报告文学，心无旁骛。现在突然刊发长篇，的确出人意料。但是，编者在10期“留言”中说：《人民文学》作为“综合性文学期刊，我们一向定位于全面地反映中国文学创作的最新成就，而没有长篇小说显然难称全面。所以，杂志社经过反复讨论，决心推出长篇”。所言极是，既谓“综合”，理当全面。近年长篇繁盛，据说乌泱泱年

产一两千部，对此文体有所反映是刊物应尽的责任；再者，浩浩荡荡的千千万万言，良莠不齐，一个比较权威的甄别就显得格外重要了。在此意义上，《人民文学》之刊发长篇，当是积极和及时之举。编者又说，将“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”，每年“推出四到五部”，“力求选发那些具有较高思想和艺术水平的长篇佳作”。可见，刊发长篇亦是慎重之举，它有个高门槛。

《风声》第一个跨过这门槛。现在又被《长篇小说选刊》选登，《长篇小说选刊》每年能选登的作品不过二十部左右，《风声》脱颖而出。我读《风声》，和朋友一样，如酷暑饮冰，怎一个爽字了得。在当下，想找一部能读得过瘾、又能获得充足审美享受的长篇，实在有点艰难。这里有一个可读性和艺术性的平衡，也有一个“大”和“小”的平衡，更有一个通俗和严肃的判别。

如果你读过《风声》，我想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可读性就无须我赘言了。这个特情谍报的故事外壳，由不得你不自投罗网。我们都想知道谁是老鬼；我们也都想知道老鬼究竟是如何把情报传送出去的。在可读性上，其实有上部《东风》就已经够了，但是麦家接着又写出下部《西风》和外部《静风》。他决定把故事推翻重讲，像福克纳在《喧嚣与骚动》、李洱在《花腔》中所做的一样。同一个故事讲上三遍，那一定会成为新的故事。麦家要做的正是把几个看似确定无疑的故事放在一起，相互补充和弥合的同时，呈现出更巨大的错位和缝隙。如果说前者是在确证尊严和正义，那么后者则是探询历史和人性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麦家想讲的故事既不是《东风》，也不是《西风》，也不是《静风》，而是三个故事共同成就出来的第四个故事。这才是麦家疑心重重之处，也是麦家需要更加着力的地方。

这在故事之中，又在故事之外。若是按照教科书式的总结，我们可以把它美其名曰思想的艺术性表达，可以称之为小说中的“大”，也可以将其作为该小说是严肃而非通俗的证明。

当然，像我这样劳心伤神地钻牛角尖可能根本没有必要。正如朋友所说，过瘾，就好。《风声》的过瘾在其“大”，更在其“小”，那就是层层剥茧似的固执地寻找真相。每一层都剥得细致剥得好看，麦家的叙述和推理能力在故事深入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。我一向佩服擅长推理的小说家，他们能将小碎步坚定执着地走到底，每一步如此精确，遵守铁一样的纪律。这也是他们能够捕获人心的原因，而一旦赢得就不容易失散，因为他们是一步一步把读者占领的。

所以，我愿意猜测，如果《风声》是我那位朋友读到的麦家的第一部小说，那他以后一定会接着读麦家的第二、第三部小说。

[作者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编辑，作家]

《风声》是《暗算》的“敌人”

麦 家

五年前，当我把写特别单位 701 的几个中篇串在一起，做成一部长篇《暗算》出版时，我并没有预想到它将在我生命中“挥之不去”。相比于它的“兄长”《解密》，我一直有点儿小视它，因为毕竟是中篇串的，不是深思熟虑的“大东西”，而是“灵机一动”的小聪明，跟十年磨出来的《解密》不能同比。但世事难料，这些年《解密》成了“小媳妇”，《暗算》反而喧宾夺主，成了“街谈巷议”。要说也没什么神秘的原因，只不过《暗算》拍成了电视剧。

《暗算》拍成电视剧，对我是个心酸的过程：被人“暗算”了，连环的暗算，一步步逼得我也是方寸全失，丢人现眼地跟人打口水仗，上法庭。想来是挺无聊无趣的，因为想开了，一切都是过眼烟云。再说，我等无能书生，在这个乱套的年代里，受点委屈，吃个闷棍，实属正常，怎么可能事事称心，人人如意？亲人

都在为名为的有名无名地反目成仇，何况邂逅的所谓合作者。这是个不愉快的话题，打住！

说说愉快的，就是《风声》。我说《暗算》之我“挥之不去”，有不愉快的，更有愉快的。五年前，我怎么也想不到，《暗算》还会下蛋，生“第二胎”。《风声》有个题记，我是这样写的：《暗算》里的人物都死了，怎么还会有第二部？这是个复杂的问题，我只能笼统地回答：生活是最优秀的小说家，我不过是中了六合彩而已——六合彩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不是我故弄玄虚，事实就是这样，《风声》对我来说是拣的，拣了个金元宝。具体的来龙去脉我在前言中说得清清楚楚，简单地说，是有人看了《暗算》电视剧后，跟我讲了一个故事。这故事跟《暗算》中“钱之江的故事”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不同的是，钱之江的故事纯属我虚构的，他的故事是他父亲的经历，即使过去了六十多年，真实的“影子”依然随处可见，不容置疑。

这人姓潘，名向新，是一名赋闲的化学教授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他讲的故事就像他一生从事的专业一样，是有魔力的，故事自我衍生，尚未面世就唰唰地起了一系列化学反应。“风声”从遥远的历史深处吹来，“东风”引发了“西风”，风起云涌，让我一时收不了场。但故事实在是越发的精彩了，到现在为止，我知道读过《风声》的人都是一口气读完的，李敬泽形容《风声》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。就是说，在故事层面上它有强大的情节吸引你往下看，读它的过程就像在参与一个智力游戏。我自信；最终的谜底是无人猜得到的。这是上帝的手艺，不是我的。

作为《暗算》的第二部，《风声》不是《暗算》通常的前传或后

传，两者不是“亲人”关系，而是“虚实”关系。虚构遇到了真实，就像梦想成真，有点儿不可思议。问题不在这里，关键是“我”遇到了“上帝”，用潘教授的话说，我的手艺怎么能跟上帝相比？差多了！所以，我有种预感，人们看了《风声》会把《暗算》打入另册，就像假李逵遇到真李逵，假的只有遭打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风声》无疑是《暗算》的“敌人”：它们都是我的“子女”，却不和睦。这是没办法的，正如历史本身，它像“风声”一样从远处传来，时左时右，是是非非，令人虚实不定，真假难辨。

上部 东风 — 001

第一章 — 007

第二章 — 027

第三章 — 045

第四章 — 061

第五章 — 073

第六章 — 095

第七章 — 115

第八章 — 137

第九章 — 155

第十章 — 179

下部 西风 — 191

第一章 — 199

第二章 — 211

第三章 — 225

第四章 — 243

第五章 — 263

第六章 — 273

外部 静风 — 281

第一章 — 283

第二章 — 293

第三章 — 317



上部

部

东

风

有十年了，我的生活一直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，不用去单位上班，亲人和朋友大多在千里之外，身边仅有几个朋友，平时也少有往来。我似乎喜欢上了独往独来的生活。其实也不是喜欢，是无奈。一个人待在家里是够难受的，但出门去忍受别人的各种习惯，或者让别人来将就我，似乎更难受。我不吃酒，怕麻辣，也不打麻将纸牌（不会），坐下来还喜欢一本正经地谈文学，要对上这样的人，也许比找同志还难。同志还有俱乐部或某些固定的活动场合，在成都，据说四川日报社门前的阅报栏是同志们的活动地带，有点约定成俗的意思。有点以前那种英语沙龙的感觉。成都是个十分享乐的城市，遍地酒吧、茶馆、美食，中高低档一应俱全，工薪高薪、蓝领白领，都有各自消受的阵地。我待过七个城市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成都人的生活是最灿烂的，灿烂得像罌粟花一样，有些奢靡，有些邪乎。但我还是很寡淡，跟儿子打打算术牌（我本人发明的），下下军棋、象棋，成了我主要的娱乐。我的时间，除了正常的休息和所谓的工作：读书或写点东西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。如果一定要说，就是发呆，胡思乱想。

《暗算》就是胡思乱想出来的。

其实，我的小说多数是这样，是靠着一点点契机凭空编造出来的，没什么资料，也不做任何采访。以为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总

不会有人对号入座，不会被历史责难。奇怪的是，这些年我几部稍有影响的小说都有人对号入座，他们以各种方式与我取得联系，指出我作品的种种不实或错别之处。有个人更奇怪，说我《解密》写的是导弹之父钱学森。奇怪踏上了旅程，更奇怪的肯定还在后面，《黑记》写的是一个姑娘，她乳房上长有一块黑记，黑记有点神秘，有性欲，触摸它比触摸粉红的乳头还叫她激动。这完全是个幻想加幻想的东西，但也有人来对号，找到当事医生，指控他泄密。真是对不起那位医生了，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晓，怎么跟我泄密呢？《暗算》就更不用说了，由于电视剧的火爆，来找我论是非的人更多，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蛰居在乡下，因为找的人太多，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。这些人中有位高权重的将军，也有准 701 机构里的那些阿炳、黄依依、钱之江式的人物，或者是他们的后辈。他们中有的代表个人、家庭，有的代表单位、组织，有的来感谢我，有的来指责我。感谢也好，指责也罢，我总是要接待，要见面，要解疑答问。其实我要说的都大同小异，所以一度我就像祥林嫂一样，不时老调重弹。

当中有一个人，来意有点暧昧，他既不是来感谢我，也不是来指责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不是来听我讲的，而是来对我讲的。他来自上海，姓潘，名向新，是个化学教授，年前刚从某大学退休，赋闲在家。他随意而来，却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浓重一笔。

是去年元月上旬，潘教授应邀来四川师范大学讲课，其间通过我朋友跟我联系上，并由我朋友做东，一起去郊外吃了一餐野菜宴。席间，教授谈理说文，妙语连珠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他